

长篇小说

邓建华 / 著

乡村候鸟

他们把梦想贯穿了城市和乡村！
阅读中国，应首先阅读这个全世界都罕见的庞大群体。

现代出版社



长篇小说

邓建华 / 著

乡村候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候鸟 / 邓建华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0244-407-2

I. 乡…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590 号

作 者: 邓建华

责任编辑: 傅威海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3.2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80244-407-2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候鸟归来

何立伟

《乡村候鸟》是邓建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他的第一部长篇名叫《床前明月》，去年出版的，反响不错。邓建华以前主要写作散文随笔，近年来着笔长篇小说，于是一连写了两部。人到中年，阅历宽广、人情练达、思想成熟、情感丰沛，看星移斗转、沧海桑田，自然要在文学上寻求一种宏大的表达。长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是容纳人生历练和人世洞察的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容器。邓建华找到这种容器，于是装下他对这个转型期社会的深入体察和刻骨感受，并表达着他饱满的爱恨情仇，尤其是表达着他对底层社会的关怀、同情和祈望。我相信读过他两部作品的读者，会感受到他那一颗善良的心和人道主义的目光，感受到他的细腻、敏感和锐利、

疼痛以及温暖。

邓建华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长沙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长期在基层工作，对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状态非常熟悉。他以一个基层干部的身份深入广大的社会，又以一个作家的眼光观察人的命运变迁和时代的风云流转，于是他就有了文学上的大收获。在他的这部长篇小说《乡村候鸟》中，他描写了一大批在社会转型初期从乡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谋生的农民。这些农民大多文化素质低下、几无谋生技能，只能在灯红酒绿的都市干着最为人不屑的又脏又累的苦活。绝望和希望始终伴随着每一天，从清晨到日暮，是身前的阳光和身后的影子。书中的斑点狗卖苦力，黑马当车夫，刁满爹收废品，醉鱼开录像厅，来米当代课老师，米良当小秘兼出卖肉体……这就是他们各自的生活画图，各自的人生方向。他们茫然，他们沉沦，但他们也欢乐，也憧憬。他们有坚强的对痛苦和不幸的承受力和抗打击力。他们的神经有时候是麻木的，有时候又是清醒的。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有梦的人。

书中的醉鱼，是邓建华笔下的乡村打工农民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不屑于在乡村竞选村官，同时也不屑于继承其父的屠宰生涯，于是来到城市，自租门面，开起录像厅。几年下来，小有进益。但随着录像厅生意的愈见清淡，他抓住机会，迅速转型，又开起了时髦的网吧。但是，经历了城市生活的种种磨难之后，他忽然省悟，他在这个繁华无限的都市里始终只是一个过客而不是归人。这只倦鸟知返了。故乡，故乡才是自己精神上的真正的归宿和家园！与其在外漂泊，不如回去努力，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让它成为自己从精神到物质的真正的乐土。凭着他在城市闯荡的经验与历练出的眼力心力，他在故乡仰湖的湖心岛上发现了商机，他要开发它，把它变成城里人的节假日休闲胜地，带领家乡人走上一条完全可以实现的致富之路。醉鱼这个人物代表着乡村候鸟的迁徙轨迹，也代表着乡村农人的新生之路。这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人物。书中对他的心路历程的描写曲折复杂，真实感动。他的眼光是新一代农民的眼光，他的选择是新一代农民的选择。他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开始醒觉的，是在看到农村边缘化和空心化之后开始返思农村的出路的。中国农村的出路就是他的出路，也是广大农民的出路。

在书中，邓建华对中国农村的发展有自己的沉思。他对城乡失衡、对人类生态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对农村资源的大规模被占用和浪费、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和难题，都进行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质疑和反省。他希望离乡的农民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希望他们像候鸟一样回归到自己的故乡，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在自己的热土上创造自己的并不亚于都市的奇迹。这是邓建华的愿景，也是中国农民的愿景。世上最感人的事物莫过于人的梦想。中国农民的梦想非

常质朴，也非常绚烂。它埋在人的心底，终于要开出绚丽的花来。《乡村候鸟》预示了这个并不遥远的花期。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见到邓建华。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内秀的人，言辞不多，显得踏实、沉稳。他在望城县当文体局长数年，现在又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局长，但凡我们文联的活动，他都积极参与。他对文学是痴迷的，而且一直努力地写作，笔耕不辍。近年来他写了很多不错的佳作。他对农村和农民有长期深入的观察，积累了很多创作的素材。他到了人生收获的季节。我相信他还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是的，我对他充满了乐观的期待。

(本文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长沙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唯有真名实姓是个忌讳 /1	章四十三第
第二章	挂起羊头卖狗肉就方便了 /8	章四十三第
第三章	谁栽了这棵迎客松 /11	章四十三第
第四章	我没有你说的那种过去 /26	章四十三第
第五章	谁说得清这恩恩怨怨 /30	章四十三第
第六章	两个村斗出来一个节日 /35	章四十三第
第七章	你可以抱我上楼吗 /41	章四十三第
第八章	荒谬透顶的杀人案 /45	章四十三第
第九章	我也是个正常的小女人 /49	章四十三第
第十章	像可怜的泥鳅吗 /54	章四十三第
第十一章	抱紧了就不想松手 /59	章四十三第
第十二章	千万别提去广东的事 /63	章四十三第
第十三章	你的好日子在后头 /68	章四十三第
第十四章	多少钱能换两条腿 /73	章四十三第
第十五章	别再出什么乱子了 /77	章四十三第
第十六章	那个臭男人被我们卖了 /81	章四十三第
第十七章	每个人都会变成一堆屎 /85	章四十三第
第十八章	留个花圈给自己 /91	章四十三第
第十九章	杀这败家子给老牛抵命 /95	章四十三第
第二十章	我的食物链是怎样的 /99	章四十三第
第二十一章	协议怎么签可由不得你 /109	章四十三第
第二十二章	为什么不早将钱送给那贼 /118	章四十三第
第二十三章	王一马等于六十只羊 /121	章四十三第

第二十四章	你不能抢人家老公啊	/129
第二十五章	由逗号变成句号的水塘	/139
第二十六章	真有人花钱来晒太阳吗	/146
第二十七章	要讲狠，你就试试	/153
第二十八章	折腾出了一个大买卖	/158
第二十九章	她真能变只鸟飞走吗	/165
第三十章	一时半会儿和你说不清	/174
第三十一章	那歪脖子树怎么倒了	/181
第三十二章	果子就是要跳起摘	/187
第三十三章	像忧伤乱成一片	/195
第三十四章	她分明听到一声欢叫	/205

第一章 唯有真名实姓是个忌讳

斑点狗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溜出录像厅。出门后老半天，他还感到手在发麻，心尖尖像被冰水泡过。

斑点狗不是一条狗，是从一个叫黄狗恋窝的村子里出来找活干的汉子。也可以说，是他父母当年没有经验，一次不成功的避孕结的一个果。他从小身上长斑，斑灰白，脱皮，奇痒，他妈李兰香没有少给他吃药打针，但都没有效果。他走到哪儿挠到哪儿。还别说，这手啊，运动多了就特活泛，他从来没有学过画画，居然能画好多东西。一天早上，他在自家的竹山里对着那头老黄牛刚刚摆画架，他爹就发话了：“画牛，很好啊，以后你就和牛一样吃草吧。”他知道，爹不高兴了，在埋怨自己没做什么正事。于是，斑点狗在

家呆不住了，跑了出来寻事做。李兰香也急啊，二十五岁的崽还是单身，如果有个好姑娘，让他成个家就好了。但崽就这德行，谁会看得上他？斑点狗自然也是猴儿急猴儿急的，长到二十几岁了，还没沾过女人边，看见异性，他就如同三天没有进食的狗见着打狗棒旁的骨头，饿，但又不敢近前。

斑点狗以前不叫斑点狗，叫苟家思。有天几个人在一起看电视，黑马指着《动物世界》的镜头对苟家思说：“喏，苟家思，你就叫那个蛮好的，斑点狗。”来米也大声叫好：“不错，这个名字特乖，还很洋气，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城市女人的宠物。”于是斑点狗这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先是黑马叫，来米叫，后来录像厅的醉鱼叫，大大小小的熟人叫。

在黄狗恋窝，有几个青年人不是斑点狗的妈妈李兰香接生出来的？人啊，开始都是一团肉，后来才有了名字。名字反正就是个代号，没什么大不了的，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吧。黑马不也只是姓马，还因为长得黑长得帅，一头长发像卷鬃，故被人称为黑马。米加，喜欢过叫什么雪米莉的文章，又整天苦着挣钱给双胞胎妹妹米良和米粒做学费，加之黄狗恋窝称进城来捞钱叫“来米”，也就咋唬出这一个怪怪的来米的名来了。还有醉鱼，这个余屠户的满崽余全盛，有次为了请人帮忙，拼命喝了八两白酒，醉倒在那个像半边太极图的水塘边，两条鲫鱼吃了他的呕吐物，都醉得露出了鱼肚白，他就醉出这么个名字来。管他呢，该怎么叫就怎么叫，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在别人的城市混，唯有真名实姓是个忌讳。除非，警察要查身份证。警察也有好玩的，比如说前天来的那个鼓眼睛，看模样挺凶，其实人特好，黑马背后就叫他“大姨妈”。斑点狗知道那仅仅是个诨号，不敢乱叫，就常常称他所长。是不是所长无所谓，没有一个城里人不喜欢将他的官职叫大一点。就像醉鱼，开这个小小录像厅，还屁颠儿屁颠儿地直让人叫老板。

斑点狗蹲在街边垃圾筒旁，还在回味刚才胆颤心惊的那一幕。

斑点狗注意这个女孩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这个女孩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长得特漂亮。怎么个漂亮法不好形容，录像厅光线太暗，斑点狗只能略微看清一点点，就那五官的轮廓，看上去就特好画。她坐在那儿，不停地流泪。录像厅放韩片，女孩被韩流吸纳进去了，全然不知道有一个叫斑点狗的青年男子一直在注视着她。

醉鱼过去不放韩片，放毛片。

以前余屠户在这开屠坊，杀狗宰羊，积攒不少。他满崽醉鱼高中毕业后，在家呆过几年。当时退休老师任实在劝他竞选村干部，他把几个已经报了名的候选人名

单一看，冷笑了一声说：“如果选上了，那我反正要和这中间的四个人合作，我啊，还是留着多活几岁吧。”余屠户知道满崽的性格，也没有蛮劝，便想着将手艺传给他。谁知醉鱼才不稀罕这血债累累的行当，他把屠具做了废铁，卖给了废品店的刁德一。

醉鱼算个角。他蹿上奔下，三五两白酒，居然摆平了一路人，开了家录像厅。摆了两台大电视机，一个放像机。两个窗子用厚厚的皮革钉上，墙上只挂两盏昏沉沉的灯，大大小小二十几张凳子。毛片三天换一次，每次就重复播放着两个碟子，生意居然极好。一张碟赚回来的，比他老子杀一头牛还强。

街上当时没有“的士”，只有几百台“踩士”。所谓“踩士”，就是人力脚踏三轮的美称，冷月市市民出行极便利的交通工具。尤其在城北，没有汽车站，公交车不跑这边，“踩士”就不可或缺了。坐“踩士”也就花一元，远一点的不会超过三元，本市区要到哪儿送哪儿。乡下人最初进城找活干，要是不顺手，男的会先做“踩士”，女人先擦皮鞋，慢慢瞄准了别的事就把这事让给新来的，再改行。

有段时间，“踩士”师傅送完客，无事可做，就买个小瓶子酒斜插在口袋里，挤到醉鱼的录像厅看毛片。花不上几个小钱，过过干瘾。这里，就成了“踩士俱乐部”。

黑马刚出来打工时，也像骆驼祥子一样，做过“踩士”，不过醉鱼不欢迎他。

录像厅被扫黄打非给端掉过一回。

冷月市公安局和文化稽查大队那回是下了老锚。来了一台卡车，七七八八的物什全装走了。醉鱼也像死鱼一样被带上了车。该治的治了，该罚的罚了。

醉鱼最终还得感谢户籍周万里，也就是被黑马叫做大姨妈的警察。市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召开听证会，原定要关了这个不正规的文化娱乐场所。大姨妈不同意，他说：“废物，还可以利用，是吧？人难道不可以教育好？两台电视机，一台放碟机，本身没有罪，关键是放什么内容。比如我买了美国的电视机，收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就是可以的。那个地方，没歌厅，没舞厅，没影剧院，有个录像厅多好，市民有地方看片子，要少打好多架，少打好多牌！这样吧，让他开，我来管牢他，当然，只允许他放正规的。”

大姨妈居然还说动了领导。

黑马开“踩士”去拘留所接醉鱼回时，有些感动地对醉鱼说：“那个警察好，像个温柔的大姨妈！”

醉鱼的嘴一撇，说：“嗤！他呀，我爹杀了这么多年的猪，猪尾巴全是他给叼去下酒了。”

自然，录像厅的生意也就冷淡起来。

于是，醉鱼就琢磨放起了花鼓戏碟子和韩片，没想到录像厅慢慢又升了温。其实，影碟机什么的，现在也不是稀罕物，家家都有，大家之所以跑这来看，主要是家里太冷清。来这，凑个热闹。花鼓戏一般白天放，白天老人多，端着个大茶缸，看《刘海砍樵》、《铡美案》、《十五贯》、《青风亭赶子》，看《三子争父》、《八百里洞庭》、《春草闯堂》、《喜脉案》。边看边议，有时开花圈店的柴婆婆还敞开嗓门大声骂，骂得最多的是不认前妻的陈世美，和青风亭那忘恩负义的不孝子。骂着骂着，话题一转，又骂起了那和陈世美特别相似的某某人，骂现在怎么就没个包公，来铡了现代陈世美。

醉鱼眯着醉眼大声说：“你说铡谁？包公就算是开口了，又谁会愿意当刽子手来铡？什么年代了？你能保证，包公活到现在没个二奶？”大家就哄笑开来，特别快活。

晚上，老人出来不方便，怕闪着扭着。录像厅就放韩片。

韩国佬鬼精啊。唠唠叨叨的，一部连续剧，弄出几十集或上百集，尽是些婆婆妈妈的鸡零狗碎事。歪瓜裂枣的演员，在美容院给弄出清一色俊男靓女。编写剧本的时候，将中国人漠视多年的、老祖宗留下的孔孟之道，细细打磨，研成粉末，制成味精，放到连续剧里煎、熬、煮、炒、烩，居然能让中国的观众，尤其是女人们，一边掏腰包数钱，一边掏手帕擦泪。醉鱼真正搞不懂了，没想到放这种碟也能挣钱。那天来米向他建议时，他还直说她神经病。

斑点狗是来帮刁德一收酒瓶子时，发现那个看韩片的女孩的。女孩坐在一个角落里，一个人默默地流着泪，隐隐还能听到她鼻子一下一下地缩着的声音。斑点狗真的不敢相信，在这个黑糊糊的小屋子里，在这么一个粗俗的地方，居然会有一位这样的女孩，一滴水一样，静坐在这里，多好的一幅画啊！她分明比韩片里的女人漂亮多了。

开废品店的刁德一和开屠坊的余屠户刚刚分田的时候就从黄狗恋窝进城打工，算进城开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打工仔”。黄狗恋窝的乡里乡亲，把联产承包叫做分田。当年这两个人物，一胖一瘦，再也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也不怕被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他们拿出了当年智斗余大炮的豪气，一声吼：“我们不怕谁开除我的农籍”，“我们不怕谁划我一个分子”，就一头撞进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因为瘦，且极像样板戏中一个家喻户晓的角色，刁满爹这个诨号就得到广泛认同。开始两年，刁德一也只是挑个担子，大街小巷叫唤着：“有旧报纸废书刊烂鞋底破铜烂

铁乌龟板子团鱼壳子收么——”日子一长，赚了几个，就不出去跑了，开家店等别人送旧东西来。废品店离醉鱼的录像厅也就两三里路，平时走路过来，也就抽完一支烟，再点一支抽三分之一，就到了录像厅门口。

那天，斑点狗没接到活做，身上的几十元钱，也吃不了几顿饭了。他来找刁德一。

“刁满爹，要不要做临工的？”斑点狗问。

刁德一说：“又没事做了？”

“嗯。”斑点狗点了点头。

“前几天应该猛赚了一笔吧？”刁德一问。

刁德一听人说了，黑马给斑点狗接了个业务：从二楼背一个人下楼，开价五百元。

“我没做。”斑点狗实话实说。

刁德一白了他一眼，说：“有事不做，饿死活该。我们从黄狗恋窝出来，就是为几个钱，只要能赚钱，什么苦都得吃。”

斑点狗说：“我看不起那人。”

刁德一像是大白天看见鬼了，怪笑一声说：“哈，你看不起？你以为你是谁啊？他城里人，财大气粗，五百元要你背一个人，多好的便宜你不捡？”

斑点狗说：“什么人！死人……”

“死人？”

斑点狗说：“就是，一个死人。开始我不知道，就去了，到了那才知是个死人。开始想，死人也就不背吧，人死了多可怜，总要下来，谁背不是背。可听旁人一议论，我背到一楼又撒手了，把个死人竖在那儿，叫黑马自己给背出来。”

刁德一不解地问：“是他闯的祸？”

斑点狗说：“也不全是，那人是个项目经理，好像是什么建筑公司的，赚足了，盆满钵满了。老板忙啊，顾不了家，这老婆就闲得慌了头，不知怎么一混，就粘上了黑马。”

“哦！”刁德一说，“怪不得，黑马那小子显得好转。”

“他转？”斑点狗说，“能不转？吃人家的，喝人家的，睡人家的，就一公猪投胎。那老板是气死的。听说是抓了现场后，心脏病发作。”

刁德一毕竟是大辈，说：“话就说到这儿了，别拿回黄狗恋窝去嚼，那终究不是件光彩的事。”

说着就到了吃饭的时辰，添客不添菜，刁德一就留斑点狗吃了晚饭。斑点狗感

到不好意思，总觉得应该帮他做点什么，要不然，凭空撮这顿饭菜太不像话。

“刁满爹，我帮你将那堆废纸搬进去吧。”

“别，等会有车来拖，今晚要运走。”

“这堆废垃圾我给你点燃，烧了显得清澈些。”

“烧不得，烧不得，你坐你坐，环保局执法大队打过招呼的，千万烧不得，这一冒黑烟，麻烦就来了。就有人举报，我就要交罚款。”

斑点狗找不着事做，浑身又莫名其妙地痒了起来。

刁德一见状，忍笑不住，就说：“你一定要做点事才舒服，你就到醉鱼那去，帮我这一晌的酒瓶子收回来。”

斑点狗自然乐意。

斑点狗来录像厅时，录像正在放。醉鱼坐在门外，一把矮凳子，被他那肥胖的身子压得东倒西歪。斑点狗看见就笑，说：“看你坐的那凳子，我想起什么了。”

醉鱼看不起斑点狗。相对而言，醉鱼算是在这个城市里立住了脚的人，而斑点狗还没个正业，东一餐西一顿的，四处流浪。

看见斑点狗讨好的神情，醉鱼那蒙眬的醉眼往上一翻，没好气地说：“我坐这凳子像什么了？你不是说，老子是猴子跳到板凳上，俨然像个人吧？”

斑点狗说：“你本来就是个人嘛。看你这条小凳子，像美国压着的古巴。”

醉鱼“噗”地笑了，想不到这个一身痒的斑点狗，还有这么好的想象力，哪天和来米说一下，说不定她还能作出诗来的。

斑点狗说了来意。

醉鱼见不是来打他秋风的，稍稍显得和气了一点，就说：“有十二只啤酒瓶子，放在角上的纸箱里，你自己去拿吧。”

斑点狗就进去了。录像厅很暗，只略略能看清里面有七八位女的。电视机里，有个韩女坐在墓碑旁，手捧鲜花，喃喃地诉说着什么。

“在哪个角上？”斑点狗大声问。

醉鱼没好气地说：“你是瞎老四啊？吧台边上那个角！”

于是，斑点狗看见了坐在那里的水一样的女孩子。她，坐在唯一一张宽大的椅子上，女孩身材修长而饱满。披发，短袖上衣，长裙。看女孩的神情，斑点狗就知道，有泪正淌过她的脸，像晨露滚落新荷。斑点狗还嗅到了淡淡的清香，从这个角落飘逸出来。

斑点狗感到，痒，像风暴一样袭来。

斑点狗一边挠着，一边慌慌地找装酒瓶的纸箱。

椅子上的女孩只沉醉在韩片凄迷的晚秋里，根本没有注意蹲在旁边发痒的斑点狗。

斑点狗的手有点发抖。他看见了纸箱，同时也看见了她微微飘动的花色长裙。他的心尖尖也痒了。

斑点狗有点犯罪感，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训斥自己。他感到痒得不行，就想出去透一下气再进来。

醉鱼看见斑点狗空手出来，就问：“怎么搞的？狗眼睛还找不着那一堆玩意？”

见斑点狗不住地挠着背，又说：“斑点狗，这几天有事做没有？”

“没事！没有才去找刁满爹。”斑点狗说。斑点狗心里坐着那水一样的人，自然心不在焉。

醉鱼又白了他一眼，嚷道：“找刁德一？让他收了你这个废品？”

斑点狗像是没听见。

醉鱼说：“过几天，你给我做一天事吧！”

斑点狗还在那儿挠。

醉鱼吼道：“你耳朵打蚊子的啊？”

斑点狗这才慌慌张张地“唔”“唔”几声。

醉鱼说：“我给你二十元钱，你听我通知，代我去开一天会。”

斑点狗问：“我，开会？”

醉鱼说：“大姨妈讨厌，将老子当成派出所帮教对象。要加强学习啊，过几天在社区开大会，座位上编了号，缺席要挨他骂。老子不偷不抢不嫖不赌，凭什么教育我？”

斑点狗似听非听，他感到凉爽多了，就又回到录像厅。

“你和刁满爹说，要给我一点小酒钱了，收了一年的酒瓶，怎么说也得给我买瓶高粱酒不？”

斑点狗没有听见醉鱼的话，他再次弯腰去搬那箱酒瓶，无意间，手从那碎花裙子边擦过。然而，可怜的斑点狗，人生第一次掠过女人的肌肤时，一阵寒流不期而至。他像被人泼了一盆冰水，本能地撒腿跑出了录像厅，根本不理会醉鱼的喊叫。

斑点狗感觉到的，不是温软女人腿，而是一截冰凉的钢肢。

第二章 挂起羊头卖狗肉就方便了

刁德一一直等着斑点狗拿废旧酒瓶过来，结果等到半夜还没回。第二天一早，一阵狗叫把他惊醒。之所以说是惊醒，不是说刁德一怕贼什么的，废品店有什么好东西偷？唯一的窗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马蜂做了一个窝，他都懒得去烧它们，那窗开得少，不怕它们进来。另一个理由是，有点小钱时别人想来拿，有这么多马蜂给自己当保安，哈，放心多了。

刁德一喂的这条跛脚狗，上了些年纪，但和他很有感情。洗脚时它不要你安排，知道叼来拖鞋；发现哪儿冒烟了，或者有什么其它不对劲的地方，知道狂吠报信；来人送废品了，也知道大声嚷嚷。它是条老年跛脚狗，好像年轻时得过什么病，后来又被蛇咬

伤过后腿，没有人能够帮助它，后来它自己从山上采集一些草药，嚼烂，把腿放在药里半个时辰，草腐烂了，它的腿却很快就好了，但身体十分羸弱，走条路还打颤，好像随时会倒下来。刁德一喂这样一条狗，不但一不小心跟它学了一些草药，而且也省心了许多，不担心它逞凶咬人惹祸，也不担心它精力太旺，去招惹狗哥追逐狗妹。喂着一条忠于主人、又没有什么想法的老狗，不亦乐乎！

刁德一的惊，是因为他知道，派出所组织班子在打狗，尤其是没打防疫针、没吊耳号的野狗。大姨妈他们手中的打狗棒毫不留情。跛脚老狗一副窝囊样子，一看，就不像条有身份的狗，还能不狗血淋头？

刁德一赶紧摸索着枕头边上的一盒白沙烟，脑壳里赶快想着怎么说几句好话，为狗求情。

外面是一台红色小车，黑马坐在前面，戴着墨镜，把喇叭按得响几声，算是跟刁德一打过招呼了。

不容刁德一多想，黑马就说：“刁满爹，有一些废品，给你吧，在后备箱里。”

刁德一赶忙走过来，准备去开车门。

“嘿，后面！”黑马一声喝，止住了刁德一伸向车后门的手。

刁德一又匆匆到车后。

黑马按了一下遥控器，后备箱门弹开了。

刁德一就看见两捆已叠扎好的书报和衣服，还有三只蛇皮袋子。他站在那里不知道拿什么好。

黑马说：“都是给你的，快点，先卸在路边上，等会再去清理，我还有事。”

刁德一“唔”了几声，就手脚麻利地搬下来一堆东西。

刁德一想起该谢一下，于是赶紧拿白沙烟到前面去。

黑马的车门开了一条缝，想关上，已经来不及了，刁德一的手已伸进来。

车后座上那个有些肥胖的女人，被刁德一瞧在眼里了。女人穿着蓝色上衣，头发有些散乱，手里抱着个绣花枕头，好像特别怕冷。绣花枕头挡不住身体的山山岭岭，那不应该叫丰满，应该是暴满。她毫无表情地斜躺在后座上，看样子比接生婆李兰香还老。刁德一基本上知道她是谁了。

黑马有些尴尬，马上说：“干妈，是我干妈。”

红色小车在刁德一发愣时，“呜”地开走了。

干妈？嗯，这个羊头挂得好。挂起这个羊头，卖起狗肉方便多了。只可惜了那干妈的老公，就真正成了干爹了。往火葬场炉子里一放，都干成灰了。刁德一这么想着，就把两扎三袋东西搬到了屋檐下。他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东西，估计也就那死